

独牙马

上

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合集

王鼎昌著

I246.5

159

321

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

独手丐

上

还珠楼主 著



辽沈书社

1991年·沈阳



772850

独手丐(上、下)

Dushougai

还珠楼主 著

辽沈书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680,000 开本: 787×1092 $\frac{1}{16}$ 印张: 30 $\frac{3}{8}$ 插页: 4
印数: 1—23,341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 彻 丁炳麟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孙东岩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80507-075-X/I·38

登记号: (辽)第14号 定价: 15.4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松荫下卧着一个断臂的乞丐.....	1
第 二 回	电光中瞥见一条黑影飞过.....	16
第 三 回	风雪中的贫儿.....	25
第 四 回	龙亭异丐.....	40
第 五 回	深林遇敌.....	51
第 六 回	五阴手.....	76
第 七 回	繁塔怪客.....	90
第 八 回	巧得千里马.....	105
第 九 回	姜小侠智伏群贼.....	120
第 十 回	铁牢中的小英雄.....	144
第 十 一 回	铁蜈蚣双环.....	160
第 十 二 回	凌空飞堕黄衣人.....	172
第 十 三 回	女侠龙灵玉与铁蜈蚣.....	188
第 十 四 回	渭南双侠初创红毛雕.....	197
第 十 五 回	刺客.....	211
第 十 六 回	小侠女初学钩连枪.....	228
第 十 七 回	松林中的黑影.....	241
第 十 八 回	良友重逢.....	261
第 十 九 回	幽谷异人.....	281
第 二 十 回	平空飞下擎云手.....	297
第 二 十 一 回	奇侠小癞痢与小哑巴.....	326
第 二 十 二 回	铁蜈蚣怒发七禽掌.....	337

第二十三回	众英侠大破郎公庙.....	351
第二十四回	小豪杰重返青云山.....	371
第二十五回	锁心轮巧破五毒梭.....	385
第二十六回	会三雄月夜走荒山 开石钵禅林歼巨寇.....	401
第二十七回	扬枝裂石 侠丐创凶僧.....	421
第二十八回	箫声天际落 人在水中行.....	429
第二十九回	大雪满空山 地冻天冰良朋何处.....	458
第三十回	惊喜交集.....	476
第三十一回	风雪空山忽来良友.....	493
第三十二回	围炉煮酒共结情鸳.....	513
第三十三回	庆芳辰欢宴白莲磴 急父仇初试碧雷针.....	527
第三十四回	小双侠再遇王鹿子.....	544
第三十五回	传剑诀再见王鹿子.....	562
第三十六回	武功真谛.....	578
第三十七回	古洞飞身 凌空歼巨寇.....	598
第三十八回	孤篷夜话 截浪驶轻舫.....	614
第三十九回	临大敌 独挥双铁桨.....	631
第四十回	江心大战.....	648
第四十一回	人鱼的神威.....	666
第四十二回	截江开铁锁 浪花如雪火龙飞.....	681
第四十三回	小双侠初会童天保.....	700
第四十四回	黑店疑云.....	718
第四十五回	一个凶险的隐名老人.....	734
第四十六回	月夜渡江欣逢异士 鲸波剪寇快述奇情.....	755

第四十七回	珍重短长亭 良友殷勤分飞劳燕·····	759
第四十八回	涉长途小侠追异士 投旅店黑夜失同伴·····	777
第四十九回	颊有紫葡萄的异人·····	793
第五十回	入荆门欣逢奇女子 谒三老小住寿星坪·····	812
第五十一回	练水性 初学双剪手·····	829
第五十二回	岳阳楼上的遇合·····	848
第五十三回	独手丐大闹洞庭湖·····	865
第五十四回	小双侠倒反湖心洲·····	882
第五十五回	丽景幻繁霞 锦仗画船迎来祸水 深宵飞白刃 华堂红烛变起萧墙·····	895
第五十六回	桑盆子大斗地趟刀·····	917
第五十七回	巧除双害小侠立功 变起非常群贼大乱·····	932
第五十八回	破君山群凶授首·····	945

第一回 松荫下卧着一个断臂的乞丐

河南嵩山，古称中岳，太室少室，峰峦奇秀，两峰对峙，相去约三十里。一则雄伟庄严，一则瘦削灵秀。而山阴沟阳一带，直达龙潭卢岩两寺，更多奇景，自唐以来，高人隐士，代有幽栖。而少林寺，又为武家名区，自成宗派。四方英雄豪杰之士，望风归附，以故异闻奇事，众口争传。实则，寺僧久惯山居，山势险峻，习于劳苦，单是体力，便比常人健强得多，加上世传武功，自然看去个个精神，人人强壮。如论真正武功造诣，不特限于天资，和体力强弱，便所传授的师长，也有情感爱憎之分。那些因蒙师长垂青，认为衣钵传人的，固是独受恩知，秀出群伦，而资质愚鲁，性又杰骜的，不为师长所喜，枉在寺中苦练多年，不特终日做些粗事，难窥本门心法。为了寺规太严，甚者还有重责被逐之险。这些人，虽然未得少林真传，但自唐宋以来，寺僧注重武事，已成宗风。代有名人，习武已成常课，平日耳濡目染，竞相仿习。而寺中风气，本领不到家的，又决不许下山。除非偶然乘机逃走，即便犯规被逐，平日也曾经过考验，多少得有一点根底。否则重则处死，轻则禁闭庙后洞室之中。令其苦修，期满释出，想走仍是不能，甚或终身禁闭，均在意中，此举原因少林寺名头高大，为防放出败类，或是废物，在外面打着原来旗号，招风惹事，有损本庙名望之故，无如全庙和尚太多，人心不一，更有江湖豪侠，绿林盗贼，借着出家，偷学武艺，只管庙规严厉，对于新投到的

门徒，限制甚严。

初入门的三数年中，只留庙中做那砍柴挑水，诸般吃力不讨好的苦役，休说习武，连影子都看不见。后殿许多密室深房，又均禁地，漫说，不能走进，内里师长，和先进同门，多半具有一身绝技，武功高强。如冒奇险，前往窥探，稍一行动，便被警觉，不死必受重伤，端的利害非常，非满年限，经师长同门，暗中考查，试验过数次，休想学得一点门径。

可是人类均有情感，而这些来人，大都用尽心机，抱着卧薪尝胆之念而来，人又格外机警深沉，外表装得十分老实自然，丝毫不露来意，和真实姓名来历，只说自来信佛好武，苦无名师传授，不远千里，慕名来投，无论多么严苛规条，全都遵守。对于一般先进同门，以及全庙僧众，个个恭敬，言动谦和，做事尤为勤敏。哪怕是烧火的，也敬如师长，平日话都不说一句，专在暗中去用心机。等到三年苦役做过，能够学到一点基本功夫，全庙僧众，凡能常见的，差不多均成了他的至好。至于机缘巧合，偶蒙师长看重，不满年限便加传授的更不必说。来人明有一身武功，始终隐而不露，只作不会，从头学起，这等诚厚聪明，用功勤奋的徒弟，谁不喜爱器重。等到武功练成，方始略露口风，逐渐表明来意，不是受有强敌危害，身家安危所关，便是父母之仇，意欲请命下山，前往报复。比时师长虽然明白错用心机，无如师徒情义已深，再见来人，词色悲壮。想起用心之苦，与多年服役之劳，只得召集一般武功好的僧众。按照庙规，定期送行。择一月黑风高之夜，设下数十重埋伏，令其由内而外，打将出去，本意多想留难，谁知来人，多年苦心，早与全庙僧众，分别结纳，有了极深情谊。又得了师门

真传，虽非敷衍了事，禁不住手下留情，除非来人，性躁气浮，所学未到火候，连所交的僧众，也恐其出去丢脸，将其打伤退回，重学面外，十个倒有八个通行无阻。有那秉赋特佳，天资颖悟，尽得师门法乳的，竟无须乎僧众循情，凭着真实本领，打了出去，下山时照例奉有严命，在外不许提起少林寺三字。但这般人，以前多是江湖上有名人物，多年不见，二次出世，武功忽然大进，所习家数一望而知。再要有什仇恨，前往报复，当时轰动，往往由此循环报复，仍要牵涉到少林寺的本身，连师长也被引了出来，几乎不可开交。因为投寺学艺的人，本来底子就好，加上师长怜爱，自己用功，均有惊人本领，结果终是少林寺一面，占了上风。所以多少年来，前往学艺的，不知多少，限于祖规成例，即便明知对方有为而来，也不能加以拒绝。只得在初来三数年中，使其吃足苦头，知难而退，最上乘的武功，也不再轻易传授。少林寺中诸长老，又曾对外声言，本庙禅门乃是清修之地，世传武功，专为山居防身之用。寺中戒律谨严，除为国家人民，出力御暴，从不向外惹事树敌。何况佛门，最忌甚贪，只是本门弟子，不重师命，不许离山。这些外来专为习武的人，虽因旧规难于坚拒，一出庙门，便与本庙无关。以后遇事，便他本身师长，也决不加过问。善恶祸福，听其自作自受等语。经此一来虽然好了许多，学武的人，依然来之不已。为了寺僧连经几次大风浪，对于来人多存戒心，往往苦上多年，毫无所得而去。

这年又一少年来投，名叫沈鸿，本是湘阴民家。因受土豪欺凌，母亲早死。老父良儒，田业被其侵占。胞妹年轻美貌，又被土豪狗子看中，强抢为妾，并将老父阴谋暗杀。始而悲愤欲死，想与仇人拚命。一则寡不敌众，又因老父临终

时，遗命悲号说：“我沈氏全家忠厚，本分人家，无端遭此家败人亡之祸。我儿以后必须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为我伸冤报仇。此时仇人，财势两盛，无论官私两面，均无异以卵敌石。最好对我今日被人用暗算之事，隐而不露，能够暂忍奇耻大辱，假作你妹子木已成舟，与仇人匿冤相交，相机下手固好。如恐玷污清名，为乡党邻里所笑，不能忍受，葬事一完，速往岳州。当地还有水田，和一小园，原是昔年你舅父开荒所得，仗着终年勤苦力作，又开了一家木行。我一个读书人，稍为懂得一点江湖门径，全是听他所说。否则，日前被敌人黑手暗算，也决不会知道。如今你妹，虽被抢去霸占，趁着仇人新婚头上，知我父子文弱孤立，害我阴谋，不曾发觉，你再装着胆小怕他，便住在此，也可无事。再要照我所说，移居岳州，更不致引起仇视。”话未说完，人已气绝。沈鸿泣血悲号，盘算了一夜，安排好了丧葬，直往土豪家中，说是要见妹子一面，别无他意。土豪看他无用，狗子为美色所迷，竟然允诺。兄妹二人，谈起父死抱头痛哭了一阵，同往上坟。土豪也跟了去，以为阴谋未被发觉，还装好人说：“以前争执，多是下人误会，所夺田产均愿奉还。”沈鸿推说：“别处田业颇多，本地一点薄产，愿作舍妹陪嫁，你对舍妹，虽以妻礼相待，借口双桃，无如先父，固执成见，并未明媒正娶，易受外人轻笑，如今木已成舟，舍妹断无另嫁之理。我在本地，委实无颜立足。等到田产，交割清楚，便须移居外县，只望善待舍妹便了。”狗子虽然凶狡，因沈鸿说时，十分诚恳，又是言明才走，交割田产，尤为细心，怀有仇怨，不会如此，一时色利昏心，专往好处去想，误以为真，竟令安然走去。

沈鸿到了岳州，因乃父被人用下手，点了死穴，（湖湘

间木排上人，当年多善一种极厉害的点穴，称为下手，）先只打算，寻到舅父任安，请一名排师，学会点穴法，遇机报仇，暗杀仇人父子。任安认为这类点穴法，无论多高，不会武功仍是无用。对方养有不少武师打手，本人又是行家，一个不巧，弄巧成拙，连想同归于尽，也办不到。甥舅二人，密商了三日，经人指点，说起少林寺的威名，意欲前往学武，议定便即起身。沈鸿心志，虽极坚毅，无如时机不巧，少林寺中几位高僧，有的坐关，有的云游未归。主持人为了近二十年，连出事变，生了戒心，性又固执。一任沈鸿，血泪哭求，仍令和寻常新来的人一样，服那三年苦役。沈鸿虽是小康之家，从未受过这样劳苦，为了血海深仇，仗着体力尚好，依旧咬牙忍受下去。只是复仇之念太切，每一想起，老贼年迈，寺中岁月深长，不知何年，才将武功练成，以慰九泉之望，便背人痛哭起来，似这样，心身交瘁。不消三月，人已瘦成一把骨头。当地距离水源太远，庙中人多，全仗僧徒挑水饮用。新来的人，更是例行公事。沈鸿从未弄惯，自是苦不可言。此外又想不出报仇之法，日夜焦思，心如刀割。

这日又挑两大桶水，由相隔好几里的水潭，勉强往上走来，时正天热，昨晚又受了一点感冒。走到半山，气力不济，独坐山石之上休息。手抚两肩红肿之处，想起寺中僧徒，全都笑他文弱，常说这种纨绔子弟也配学武，每以为耻。当日应挑的水，才只一担，已挑不动，习武报仇之事，简直无望，不禁勾动伤心，痛哭起来。为了山路崎岖，沈鸿初服苦役，所行之路，比较易走，但要远出一半。因恐同伴看见轻笑，坐处在崖后松林之中，地甚僻静，忽听身后有人，喘吁吁喝道：“这是那个该死的废物，人家既看不上你，还不滚回去另打主意，来此鬼哭神号，吵我老人家瞌

睡，真不要脸。”回头一看，身后不远，松荫下倒卧一个断了右臂的乞丐，仿佛大病初愈，腹中无食，在彼闷睡，刚刚惊醒，颤巍巍手指自己喝骂，说话虽是有气无力，形态却甚凶恶气盛。仔细一看，那花子身材瘦长，两腿又黑又瘦，枯柴也似。右膀齐腕断去，只剩半截瘦硬如铁的秃臂。说话也有气无力，料其饥饿已久。

沈鸿生来好善，又当忧患之中，闻言并不见怪，反倒引起同情，便走过去，俯身笑问道：“苦朋友，不要怪我，我方才偶然想起心事，一时难过把你吵醒，很对不住，可惜这里无什吃食可买。天气炎热，我新由前山挑来的清泉，可要喝上一点，稍为提神，我再给你一点钱，自去买些吃的，充饥如何？”花子闻言把两只怪眼一翻，喘吁吁气道：“你这娃娃，好没道理，我已四天酒米不曾下肚，人又怕热，好容易在此睡上一会，被你吵醒，无心之过也还罢了，我连路都走不动，如何买吃的去？你看云影天光，松风阵阵，何等清凉，我心里又没什事牵挂，这好所在怎舍得走。既经把我吵醒不好意思，身上钱又现成，不会去买点酒肉，陪我老人家吃上一顿，省得多受庙中秃驴们闲气，岂不也好，说这现成话做什？”

沈鸿从小惜老怜贫，性情慷慨。这次弃家习武，又经任安指教，说出门在外，第一要忍气随和，虚心耐苦，对人不问贫富高低，均要一律平等，礼让为先，才不致于上当吃亏，受人欺害。再一想到亲仇未报，当此卧薪尝胆之秋，横逆之来，理应忍受。到了少林寺，又和一般新投来的同门，常在一起，多闻江湖上人，行径事迹，日子一多，看出无论是谁，都比他强。第一样体格健壮，先不如人，渐把书生气息，去了一个干净，对人谦和已惯。这时候，虽觉化子老气

横秋，说话无理。回看自己，所穿白布短衣裤，为了不惯缝补洗涤，每日所作均是苦力，两肩早已磨破，到处都是裂口。昨夜学人缝补，又未缝好。东挂一片，西凸一条，皱痕累累，破碎之处尚多。方才挑水，又撕裂了一片，连大腿都露出在外，布也成了黄灰色，这神气和化子本差不了多少，难怪对方看轻，认为同类就暗中好笑。又因花子，谈吐不俗，书生积习，以为对方起初读过书，越生好感，便笑说道：“并非我说现成话，一则离人家太远，我还要挑水回庙，也无暇买去，钱却现成，你吃完再来，我也挑水回转，陪你同吃几杯，不是好么。”花子笑道：“你只真心请客就好办，那不是卖酒的来了么。”

说时，沈鸿已闻得松林后面，丁丁当当之声，沿着山脚响来。这类响声，平时曾经听过，因所行不是正路心中有事，气力又弱，恨不能早点把那三十担水挑完，有时隔山望见一个挑担的，手持铜碗，边敲边走，出没林烟杳霭之中。听人说是山中卖白酒的担子，也未在意，闻声刚一想起，这是个卖酒的。身受感冒，饮上几杯，也许除去风寒痧气。正在思忖，忽听一声长啸，宛如鸾凤。起自身侧，回顾正是花子所发，方觉此人，先前说话有气无力，此时啸声，响振林樾，震得人两耳嗡嗡，怎有这长中气。再往林后坡下一看，那酒挑本顺坡后一片柳荫，一路敲着手中铜碗，沿溪前行，已快过去。啸声一起，忽然转身顺坡走上，笑嘻嘻穿林而来。再看花子，已把双目闭上，紧靠松根不住喘气，仿佛方才一啸，力已用尽，酒挑也到了身前放下，卖酒人是个头戴宽边凉帽的壮汉。前面是一大木盘，上堆凉粉，和各种作料，另外一些熟牛肉，豆腐干，和豆芽卤蛋等酒菜。后面挑着一个大圆笼，内是一个酒坛，旁边还挂着两个酒葫芦。停

担以后，便朝花子问道：“你又遇见好主顾了么？”说时，不住朝沈鸿身上打量，微现失望之容。花子先不理睬，连问两声，花子忽把怪眼一翻，怒道：“王老三！你以为这娃，请不起客么？”随对沈鸿道：“你这娃为何说话不算，方才把我吵醒，各自躲开也罢，偏装大方，说要请客，把我酒瘾勾动，我常年饭吃不吃，没关系，全靠每月几顿酒度命，又没有钱，只好到处装死，遇见空子，骗点酒喝，不提酒字没事，只一有人请客，便发馋癆，肚皮里的酒虫，先就造反，你如说了不算，比要我命还难过，那可莫怪我和你拚命。”沈鸿原因花子神情可疑，一个又病又饿的人，一声长啸，震得四山齐起回应，半晌方息。想起来时，任安所说，风尘中异人甚多，须要留心物色之言，只管留意查看，暗中寻思，不禁出神，忘了开口，闻言忙答：“朋友不要生气，那有说了不算之理。”花子方转笑容，喘吁吁说道：“该死王老三，忘了我日前嘱咐，不论何处，只听我那啸声，必是遇见空子，有人会帐，酒瘾也发到了极点。否则，这样嫩娃，十九难惹，吃他一顿好酒，当时痛快，以后必要纠缠不清，不知多少麻烦，不是馋得太难受，我才不屑于理他呢，说好一见面，先给我吃上三碗五碗，再说别的，还问做什，呆在那里等雷么？”王三闻言，望着沈鸿，一面用碗打酒，意似迟疑，口中低语：“我知你说得不错，无如你量太大，这位是庙中挑水师傅，身边带有那多钱么？”话未说完，花子已颤着一只铁也似的独手，将碗抢过，一口气把那将近半斤的一碗白酒，一饮而尽，满脸猴急之容，连呼“好酒，快来两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真要狗眼看人低，你就差了！”王三一面接碗打酒，一面气道：“我上当不是一次，虽然酒钱早晚取到，无一次不惹麻烦，就算这位师傅，带艺投师，是个有钱

人，到底和你无什交情，你这顿酒，要吃多少？人家肯给你包圆么？”沈鸿见化子连抢两大碗白酒下肚，精神立振，人也坐起，与先前判若两人，心想：此人也许真有酒癆，否则，这类白酒何等香烈，怎能晃眼就是两大碗，前后强弱相差，至于如此，因任安赠有不少金银，虽多存在庙内，身上也带有好些散碎银子，这卖酒的，自不知道，见我和此人穿得一样破旧，知道寺中僧徒，十分清苦，他人又是海量，难怪他不放心。见化子口中索酒，斜视自己，睁合之间，隐隐有光，越发生疑，忙笑说道：“王掌柜不必担心，我既请客自然管够。”化子立现喜容，先把第三碗酒抢过，狂饮而尽，回顾笑道：“你这娃到有一点意思，如非早看出你腰间银包，够我吃一两顿，还不喊他来呢？你既大方，率性亮一亮梢，叫他看清钱数再吃，省得狗眼看人，当你庙中穷和尚的小徒弟请不起客。”沈鸿见他，好些怪处，单那酒量也是惊人，早生好奇之念，连方才疲倦心事，全都忘却，素来大方，便把腰间所系钱袋解下，还未打开，化子已劈手抢过，颠了一颠，笑道：“这里面少说有四五两，再吃好多顿也用不完，可惜这好绣工，为了误信庙中秃驴虚声，糟成这个样子，你也不怕暴殄天物？”说着，随将银袋揣入怀内，笑对沈鸿道：“这下子他该放心，我也胆壮，等我看酒多少，如有剩余，你也吃上半碗，解解疲倦。”随即起立，去往后挑，手伸坛内，沾了一点尝道：“这酒更好，居然还可匀出半碗给你，随用碗舀了半碗，递与沈鸿道：“前面盘中，还有牛肉，可以下酒，吃完，人就精神了。”化子取酒时，背向沈鸿，沈鸿先未留意，等把酒接过一看，酒色微微发青，与前见不同，只当此酒，与葫芦所倒不同，虽觉化子用手沾过，有点嫌脏，因闻酒香扑鼻，中杂花香，平日也颇喜酒，

只量不大，庙中清苦，酒直不曾见过，当此忧患艰难之际，讲什干净，含笑应诺，又取了一块牛肉就酒，多日不尝肉味，觉着味美非常，酒更芳烈，便坐石上边吃边饮。约有一盏茶时，将半碗酒，徐徐饮完，人已半醉，觉着心身舒畅得多。再看化子，已一碗接一碗，把那先后不下二十斤的白酒，快要吃完，坛已见底，才把前面的牛肉鸡蛋等食物，大把抓起，狼吞虎咽，吃去多半。末了只剩一堆凉粉和半斤多重一块牛肉，用担上荷叶把肉包好，递与沈鸿道：“庙中吃得太苦，你又不是和尚，随他受这活罪作什？把这块牛肉带回去，半夜偷吃，要香得多，明日再来此地，同你吃一顿好酒，帮你挑水，以免挑不够数，受秃驴们的恶气。”沈鸿人已半醉，随手接过，也未细想。

化子吃完，捧腹而笑，旁若无人，直象几月没有喝酒的样子。末了又用独手抓起酒坛，嘴对嘴把坛底余酒饮光，笑道：“我已经叫王三把这担水送到庙旁山石之后，省你挑他不动，你回时把他挑进庙内，和秃驴说，今日有病，所欠的水，改日再补，率性养息几天，等人好了，愿意受罪就待下去，他们如不要你，或是看出无什指望，各自回家，到了开封如无所遇，可往老河口去，我再给你指条明路，本领且比秃驴他们强得多呢，照你为人志，不消三年，便可遂你心愿。此时夕阳西下，日光正照松林，我最怕热，要找地方睡觉去了。”说时，回顾水挑不见，王三刚由前面赶回，才知先前只顾看化子，大吃大喝，并想心思，不曾在意，水已被人代为挑走。沈鸿初次在外，庙中过节规矩，多半茫然，平日只知奉命服役，作些苦力，别的全都不知。又当酒后，更易忽略，刚点头笑诺。化子已给了王三一两碎银子，独自先行，头也未回。一路步履歪斜，摇晃着一条独臂，踏着斜

阳，穿林而去。

沈鸿忽想起忘问姓名，所说指点明路之言，是否可靠，想要询问，人已走远。连王三也不知去向，以为明日必要再来，向其询问，也是一样，饮酒之后，身已不再酸痛，正要回庙，忽见阳光穿林而入，日色已自偏西，猛想起出来时久，庙中清规甚严，吃得这等酒醉如何回去，反正水已无法挑满，率性在此乘凉，少时回告病假罢，念头一转，便倚着松树半坐半卧，想等酒醒之后再走，不料连日疲倦过度，天气又热，吃了大半碗白酒，被凉风一吹就此昏沉睡去。梦中闻得有人呼斥之声，睁眼一看不禁大惊，原来庙中掌管杂役的和尚，见沈鸿午前出来挑水，久出不归，命人查看，在庙旁山石后，发现所挑水桶，人却不知去向，庙中清规甚严，近年为了带艺从师的人甚多，良莠不齐，常为庙中惹事，限于旧规，不便拒其入门，便用釜底抽薪之法，借着三年劳役，加以磨折，使其知难而退，平日待遇，十分严厉，除非真个病倒，丝毫不许偷懒，管领这般服苦役的和尚，名叫志梵，人本冷酷不通情面，见沈鸿是个文人，江湖上规矩，丝毫不懂，又无一点本领，强要习武，本就轻视，而一般先来的同门，又多江湖上人，沈鸿不善拉拢，加以心痛父仇，终日寻思，沉默寡言，苦力又从未做过，唯恐众人笑他文弱，挑水时节老是单独行动，不与众人合群，谁都看他不起，引为笑谈。内有一人，名叫唐秋，是个小偷出身，人又阴刁，专喜捉弄同门，欺软怕硬。沈鸿曾在无意之中，口头上犯了他的忌讳，心中怀恨，老想给他苦吃。无如沈鸿为人规矩，除却每日挑水，刻板文章，事完，不是模仿同辈，练那无师之学，便把随带书本，取出观看，与人无争，受人欺侮讥嘲，均是犯而不较，拿他无可如何。